

赵守正 撰

# 管子注译

(下册)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 管子注译

(下册)

赵守正 撰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 管子注译

(下册)

赵守正 撰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850×1168 1/32 13.375印张 插页2 330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100册

书号：3113·345 定价：3.20元

ISBN 7—219—00286—6/B·12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心术上  | 第三十六 | ( 1 )   |
| 心术下  | 第三十七 | ( 12 )  |
| 白心   | 第三十八 | ( 18 )  |
| 水地   | 第三十九 | ( 28 )  |
| 四时   | 第四十  | ( 36 )  |
| 五行   | 第四十一 | ( 42 )  |
| 势    | 第四十二 | ( 46 )  |
| 正    | 第四十三 | ( 49 )  |
| 九变   | 第四十四 | ( 52 )  |
| 任法   | 第四十五 | ( 54 )  |
| 明法   | 第四十六 | ( 64 )  |
| 正世   | 第四十七 | ( 67 )  |
| 治国   | 第四十八 | ( 72 )  |
| 内业   | 第四十九 | ( 77 )  |
| 封禅   | 第五十  | ( 88 )  |
| 小问   | 第五十一 | ( 91 )  |
| 七臣七主 | 第五十二 | ( 106 ) |
| 禁藏   | 第五十三 | ( 119 ) |
| 入国   | 第五十四 | ( 131 ) |
| 九守   | 第五十五 | ( 135 ) |
| 桓公问  | 第五十六 | ( 140 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度地    | 第五十七……………(142) |
| 地员    | 第五十八……………(153) |
| 弟子职   | 第五十九……………(170) |
| 言昭    | 第六十(亡)         |
| 修身    | 第六十一(亡)        |
| 问霸    | 第六十二(亡)        |
| 牧民解   | 第六十三(亡)        |
| 形势解   | 第六十四……………(177) |
| 立政九败解 | 第六十五……………(207) |
| 版法解   | 第六十六……………(212) |
| 明法解   | 第六十七……………(223) |
| 臣乘马   | 第六十八……………(242) |
| 乘马数   | 第六十九……………(247) |
| 问乘马   | 第七十(亡)         |
| 事语    | 第七十一……………(252) |
| 海王    | 第七十二……………(256) |
| 国蓄    | 第七十三……………(260) |
| 山国轨   | 第七十四……………(271) |
| 山权数   | 第七十五……………(281) |
| 山至数   | 第七十六……………(294) |
| 地数    | 第七十七……………(311) |
| 揆度    | 第七十八……………(320) |
| 国准    | 第七十九……………(336) |
| 轻重甲   | 第八十……………(340)  |
| 轻重乙   | 第八十一……………(364) |
| 轻重丙   | 第八十二(亡)        |
| 轻重丁   | 第八十三……………(382)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轻重戊 | 第八十四……………(402) |
| 轻重己 | 第八十五……………(413) |
| 轻重庚 | 第八十六(亡)        |

## 心术上<sup>1</sup>第三十六

心之在体，君之位也；九窍之有职<sup>2</sup>，官之分也。心处其道，九窍循理；嗜欲充益，目不见色，耳不闻声。故曰：上离其道，下失其事。毋代马走，使尽其力；毋代鸟飞，使弊其羽翼。毋先物动，以观其则。动则失位，静乃自得。

道，不远而难极也，与人并处而难得也。虚其欲，神将入舍；扫除不洁，神不留处<sup>3</sup>。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<sup>4</sup>。智乎，智乎，投之海外无自夺。求之者不及虚之者<sup>5</sup>。夫圣人无求之也<sup>6</sup>，故能虚<sup>7</sup>。

虚无形谓之道，化育万物谓之德，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，登降揖让、贵贱有等、亲疏之体谓之礼；简物、小大一道<sup>8</sup>，杀僇禁诛谓之法。

大道可安而不可说。真人之言不义不颇<sup>9</sup>，不出于口，不见于色。四海之人，又孰知其则？

天曰虚，地曰静，乃不忒<sup>10</sup>。洁其宫，开其门，去私毋言，神明若存。纷乎其若乱，静之而自治。强不能遍立，智不能尽谋。物固有形，形固有名，名当，谓之圣人。故必知不言之言<sup>11</sup>，无为之事，然后知道之纪。殊形异执<sup>12</sup>，不与万物异理，故可以为天下始。

人之可杀，以其恶死也；其可不利，以其好利也。是以君子不怵乎好<sup>13</sup>，不迫乎恶，恬愉无为，去智与故。

其应也，非所设也；其动也，非所取也。过在自用，罪在变化。是故有道之君子<sup>14</sup>，其处也若无知，其应物也若偶之。静因之道也<sup>15</sup>。

“心之在体，君之位也；九窍之有职，官之分也。”耳目者，视听之官也，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，则官得守其分矣。夫心有欲者，物过而目不见，声至而耳不闻也。故曰：“上离其道，下失其事。”故曰：心术者，无为而制窍者也。故曰“君”。“毋代马走”，“毋代鸟飞”，此言不夺能<sup>16</sup>，不与下试也<sup>17</sup>。“毋先物动”者，摇者不定，趣者不静<sup>18</sup>，言动之不可以观也。“位”者，谓其所立也。人主者立于阴，阴者静，故曰“动则失位”。阴则能制阳矣，静则能制动矣，故曰“静乃自得”。

道在天地之间也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故曰“不远而难极也”。虚之与人也无间，唯圣人得虚道，故曰“并处而难得”。世人之所职者精也<sup>19</sup>。去欲则宣，宣则静矣，静则精。精则独立矣，独则明，明则神矣。神者至贵也，故馆不辟除，则贵人不舍焉。故曰“不洁则神不处”。“人皆欲知而莫索之”<sup>20</sup>，其所知<sup>21</sup>，彼也；其所以知，此也。不修之此，焉能知彼？修之此，莫能虚矣<sup>22</sup>。虚者，无藏也。故曰去知则奚求矣<sup>23</sup>，无藏则奚设矣<sup>24</sup>。无求无设则无虑，无虑则反复虚矣。

天之道，虚其无形。虚则不屈，无形则无所低赶<sup>25</sup>，无所低赶，故遍流万物而不变。德者，道之舍<sup>26</sup>。物得以生生，知得以职道之精<sup>27</sup>。故德者得也。得也者，其谓所以然也以<sup>28</sup>。无为之谓道，舍之之谓德，故道之与德无间，故言之者不别也。间之理者，谓其所以舍也。义者，谓各处其宜也。礼者，因人之情，缘义之理，而为之节文

者也。故礼者谓有理也。理也者。明分以谕义之意也。故礼出乎理，理出乎义<sup>29</sup>，义因乎宜者也<sup>30</sup>。法者所以同出<sup>31</sup>，不得不然者也，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。故事督乎法，法出乎权，权出乎道。

道也者，动不见其形，施不见其德，万物皆以得，然莫知其极。故曰“可以安而不可说”也。真人<sup>32</sup>，言至也。不宜<sup>33</sup>，言应也<sup>34</sup>。应也者，非吾所设，故能无宜也。不颇，言因也。因也者，非吾所取<sup>35</sup>，故无颇也。“不出于口，不见于色”，言无形也；“四海之人，孰知其则”，言深固也。

天之道虚，地之道静。虚则不屈，静则不变，不变则无过，故曰“不忒”。“洁其宫，开其门”<sup>36</sup>，宫者，谓心也。心也者，智之舍也，故曰“宫”。洁之者，去好过也<sup>37</sup>。门者，谓耳目也。耳目者，所以闻见也。“物固有形，形固有名”，此言名不得过实<sup>38</sup>，实不得延名。姑形以形<sup>39</sup>，以形务名，督言正名，故曰“圣人”。“不言之言”，应也。应也者，以其为之者人也<sup>40</sup>。执其名，务其所以成<sup>41</sup>，此应之道也<sup>42</sup>。“无为之事”<sup>43</sup>，因也。因也者，无益无损也。以其形因为之名，此因之术也。名者，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。人者立于强，务于善<sup>44</sup>，未于能<sup>45</sup>，动于故者也。圣人无之，无之则与物异矣<sup>46</sup>。异则虚，虚者万物之始也，故曰“可以为天下始”。

人迫于恶，则失其所好；怵于好，则忘其所恶。非道也。故曰：“不怵乎好，不迫乎恶。”恶不失其理，欲不过其情，故曰：“君子。”“恬愉无为，去智与故”，言虚素也。“其应非所设也，其动非所取也”，此言因也。因也者，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。感而后应，非所设

也；缘理而动，非所取也。“过在自用，罪在变化”：自用则不虚，不虚则忤于物矣<sup>47</sup>；变化则为生<sup>48</sup>，为生则乱矣。故道贵因。因者，因其能者言所用也。“君子之处也若无知”，言至虚也。“其应物也若偶之”，言时适也，若影之象形，响之应声也。故物至则应，过则舍矣。舍矣者，言复所于虚也。

### 【注 释】

- 1 心术上：此指《心术》上篇，其下篇序次第三十七，见后。本书《心术》上下及《白心》、《内业》等四篇哲学论文，观点一致，似出自一家之手。本篇之所谓“心术”，意即心的功能。《庄子·天道篇》亦见有心术一词，据唐成玄英疏：“术，能也。心之所能，谓之心术也。”古人以心为思维器官，并认为是人体的主宰，故以心比君。本文在着重论述心的功能及其活动原则时，也探讨了人君的治国方法。  
本篇前经后解，经与解各有六段文字。解文是对经文的说明和阐发。
- 2 九窍：口、耳、鼻、目等人体器官的九个孔穴。本文以心比君，以九窍比百官，主张心制九窍应无为而治，不可干扰代替。故后文谓：“心术者，无为而制窍者也。”
- 3 神：意同“道”，在《心术》、《内业》诸篇中，道与神、精等往往通用。此处“虚其欲神将入舍，扫除不洁神不留处”等神字，均指道言。郭沫若著《宋钘尹文遗著考》一文也曾指出：“《内业》和《心术》的基调是站在道家立场的。……这道……可以称之为气，称之为精，称之为神。”（见《青铜时代》第262页）  
不：原文为“乃”，据后文“不洁则神不处”文意改。
- 4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：原文智下有“乎”字，据《管子集校》删。
- 5 求之者不及虚之者：原文为“求之者不得处之者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一说改。
- 6 圣人：原文为“正人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改。

- 7 虚：原文为“虚无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删去“无”字。
- 8 小大：原文为“小末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改。
- 9 真：原文为“直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一说改。  
义：借为“俄”，偏斜。  
颇：偏颇。后之解文：“不颇，言因也。因也者，非吾所取，故无颇也。”三个“颇”字原皆为“顾”，形近致误，据《管子集校》改。
- 10 忒：原文为“伐”，形近致误，据文意改。后之解文“故曰不忒”，同。
- 11 不言之言：原文无“之言”，据后面解文增补。本文所谓“不言之言”、“无为之事”，都体现其无为而治思想。
- 12 孰：同“势”，形态，姿势。“殊形异势”，言万物千差万别。
- 13 休(chū处)：引诱，利诱。原文为“休”，形近致误，据后之解文改。
- 14 君子：原文为“君”，后之解文谓“君子之处也若无知”，据改。
- 15 静因：虚静与因依。“静因之道”，言排除主观的嗜欲成见，完全依照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行事。
- 16 能能：能者的功能。“不夺能能”，言不可取代各个能者的功用。
- 17 试：做，操作。《形势》篇谓“上无事则民自试”，“试”字义与此同。“试”，原文为“诚”，形近致误，据文意改。
- 18 遽：同“躁”，遽，急躁。
- 19 职：记。《史记·屈原传》：“章画职墨兮，前度未改。”《索隐》：“《楚词》‘职’作‘志’。志，念也。”
- 20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：知，通智。此句乃复举上文“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”。本篇解文之复举经文，有的字句全同，有的少异。如“扫除不洁神不留处”复举亦只作“不洁则神不处”。
- 21 其所知：原文为“其所以知”，“以”字涉下句而衍。据文意删。
- 22 能：读为“而”，“而”与“如”古通用。“莫能”，意即“莫如”。
- 23 去知：不要智慧。此与前文“智乎，智乎，投之海外无自夺”涵义相应。  
奚求：原文为“奚率求”，衍“率”字，据《管子集校》删。
- 24 设：设计，筹划。
- 25 低赶(wú五)：同“抵牾”，意即抵触。“低”，原文为“位”，

据《管子集校》改。下“低赶”，同。

26 舍：施舍，实施，此指体现。

27 职：通“识”，认识。

28 以：同“已”。

29 礼出乎理，理出乎义；原文为“礼出乎义，义出乎理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改。

30 义因乎宜；原文为“理因乎宜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改。

31 出：指参差不齐。同出，意即划一或统一不齐的社会行动。

32 真：原文为“莫”，形近致误，据文意改。此处“真人”，乃复举上文之“真人”。上文误为“直人”，此处误为“莫人”。

33 宜：此宜通“义”，义借为“俄”，偏斜之意。下“故能无宜也”，同。

34 应：适应。下文“因”，意即因依。因、应，都是指尊重事物自身，不加入为的干预与修饰。

35 取：原文为“顾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改。

36 开：原文为“阙”，据上文“开其门”改。

37 好过：意同“好恶”，指个人好恶。

38 名不得过实：原文无“名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增补。

39 姑：读“诂”，解释。

40 为之者人也：原文为“为之人者也”，“人者”两字误倒，据文意改。

41 务其所以成：原文为“务其应所以成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删“应”字。

42 此：原文为“之”，据《管子集校》改。

43 无为之事：原文为“无为之道”，据上文改。

44 善：通“缮”，修治，修饰。

45 未：疑作“味”，玩味，欣味。译文从“味”。

46 与：随同。“与物异”，意即随物而异，适应万物自身的不同。

47 作：违背，抵触。

48 为：通“伪”。“变化则伪生”，意即随意改变则产生违背客观事物的假象。下“为”字同。

## 【译 文】

心在人体，处于君的地位，九窍的各有功能，有如百官的各有职务。心的活动合于正道，九窍就能按常规工作；心充满了嗜欲，眼就看不见颜色，耳就听不到声音。所以说：在上位的脱离了轨道，居下位的就荒怠职事。不要代替马去跑，让它自尽其力；不要代替鸟去飞，让它充分使用其羽翼。不要先物而动，以观察事物的运动规律。动则失掉为君的地位，静就可以自然地掌握事物运动规律了。

道，离人不远而难以探其穷尽，与人共处而难以掌握。使欲念空虚，神（道）就将来到心里；欲念扫除不净，神（道）就不肯留处。人人都想得到智慧，但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智慧。智慧呵，智慧呵，应把它投之海外而不可空自强求。追求智慧不如保持心的空虚。圣人就是无所追求的，所以能够做到“虚”。

虚无形叫作道，化育万物叫作德，摆正君臣父子这类人间的关系叫作义，尊卑揖让、贵贱有别以及亲疏之间的体统叫作礼，繁简、大小的事务都用道来划一，并规定杀戮禁诛等事叫作法。

大道，可以顺应它而不能说得明白。真人的理论不偏不颇，不从口里说出，不在表情上流露，四海的人，又谁能知道他的法则呢？

天是虚的，地是静的，所以没有差错。清扫房屋（指心），开放门户（指九窍），排除私欲，不要主观成见，神明就似乎出现了。事物总是纷杂地好象很乱，静下来就自然有条不紊。能力再强也不能把一切事情都办起来，智慧再高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周到。物的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形体，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，立名正合于实际，就叫作圣人。所以，必须懂得什么是不由自己去说的理论，不用亲自

去做的事业，然后才懂得道的要领。尽管万物的形态千差万别，但从不违背万物自身的规律，所以能成为天下的始祖。

人可以用杀戮来镇压，这是因为他们怕死；可以用不利之事来阻止，这是因为他们贪利。所以君子不被爱好之事所诱惑，不被厌恶之事所胁迫，安闲无为，消除了智谋和故巧。他的处事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；他的行动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。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，发生罪过在于妄加变化。因此有道的君子，他在自处的时候，象是没有知识；他在治理事物时，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。这就是静因之道。

“心在人体，处于君的地位；九窍各有的功能，有如百官的职务一样。”这是说耳目是管视听的器官，心不去干预视听的职守，器官就得以尽到它们的本分。心里有了嗜欲杂念，那就有东西也看不见，有声音也听不到。所以说：上离其道，下失其事。所以说：心的功能，就是用虚静无为来管辖九窍的。所以叫作“君”。“不要代替马去跑”，“不要代替鸟去飞”，这是说不要取代各个能者的功用，不要干预下面的操作。所谓“不要先物而动”，是因为摇摆就不能镇定，躁动就不能平静，就是说“动”就不可能好好观察事物了。“位”，指所处的地位。人君是处在阴的地位，阴的性质是静，所以说“动则失位”。处在阴的地位可以控制阳，处在静的地位可以掌握动，所以说“静乃自得”。

道在天地之间，无限大又无限小，所以说“不远而难极也”。虚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，但只有圣人能够做到虚，所以说“并处而难得”。人们所要记住的是心意专一。清除欲念则心意疏通，疏通则虚静，虚静就可以专一。心意专一则独立于万物之上，独立则明察一切，明察一切就到达神的境界了。神是最高贵的，馆舍不加扫除，贵人就不肯居住。所以说“不洁则神不处”。所谓“人皆欲知而莫索之”，就是说，人们所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（彼），而人们认识的

主体是心（此），不把心修养好，怎么能认识外界事物？修养心的最好办法，莫如使它处于虚的状态。虚，就是无所保留。所以说，能做到连智慧都抛掉，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；能做到无所保留，就没有什么可筹划的了。不追求又不筹划就可以做到无虑，无虑就回到虚的境界了。

天道，是虚而无形的。由于虚，就不受挫折；由于无形，就无所抵触。无所抵触，所以能普遍流通于万物之中而不变。德，是道的体现。万物依赖它得以生长，心智依赖它得以认识道的精髓。所以，“德”就是“得”。所谓得，那就等于是所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实现了。无为叫作道，体现它就叫作德，所以道与德没有什么距离，谈论它们往往不加区别。硬是要问它们有所距离的道理，还是说德是用来体现道的。所谓义，说的是各行其宜。所谓礼，则是根据人的感情，按照义的道理，而规定的制度和标志。所以，礼就是有理。理是通过明确本分来表达义的。因此，礼从理产生，理从义产生，义是根据行事所宜来定的。法，是用来划一不齐行动而不得不这样实行的，所以要用杀戮禁诛来划一。事事都要用法来督察，法要根据权衡得失来制定，而权衡得失则是以道为根据的。

所谓道，动作时看不见它的形体，布施时看不到它的德惠，万物都已经得到它的好处，但不知它的究竟。所以说“可以安而不可说”。“真人”，言其水平最高。“不偏”，说的是“应”。所谓应，即不是由自己主观筹划，所以能做到不偏。“不颇”，说的是“因”。所谓因，即不是由自己主观择取，所以能做到不离。“不出于口，不见于色”，讲的是道的无形；“四海之人，孰知其则”，讲的是蕴藏极深。

天的道是“虚”，地的道是“静”。虚就没有曲折，静就没有变动，没有变动就没有失误，所以叫作“不忒”。

“清扫室屋，开放门户”：室屋，指的是心。心是智慧的居处，所以称作“室屋”（宫）。清扫它，即清除喜好与厌恶。

的意思。门，指的是耳目。因为耳目是听、看外部事物的。

“物的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形体，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”，这是说名称不得超出事物的实际，实际也不得超过事物的名称。从形体的实际出发说明形体，从形体的实际出发确定名称，据此来考察理论又规正名称，所以叫作“圣人”。“不由自己亲自去说的理论”，意思就是“应”。所谓应，是因为它的创造者是别的人。抓住每一种名称的事物，研究它自身形成的规律，这就是“应”的做法。“不用自己亲自去做的事”，意思就是“因”。所谓因，就是不增加也不减少。是个什么样，就给它起个什么名，这就是“因”的做法。名称不过是圣人用来标记万物的。一般人行事总是立意强求，专务修饰，欣味逞能，而运用故巧。圣人则没有这些毛病。没有这些就可以随万物之不同而不同了。随万物而不同就能做到虚，虚是万物的开始，所以说：“可以为天下始。”

一般的人往往被迫于所厌恶的事物，而失掉他应喜好的东西；或者被诱惑于所喜好的东西，因而连可恶的事物都忘记了。这都是不合于道的。所以说：“不怵乎好，不迫乎恶。”厌恶要不丧失常理，喜好要不超越常情，所以叫作“君子”。“安闲无为，消除了智谋和故巧”，说的是保持空虚纯洁。“他的应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，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”，这是说“因”的道理。所谓因，就是撇开自己而以客观事物为依据。感知事物而后去适应，就不是由自己所筹划的了；按照事物的道理采取行动，就不是自己所择取的了。“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，发生罪过在于妄加变化”：自以为是就不能够做到虚，不能虚，主观认识就与客观事物发生抵触了；妄加变化就会产生虚伪，产生虚伪就陷于混乱了。所以，道以“因”为贵。因，就是根据物自身的所能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“君子自处时象是没有知识”，说的是最虚境界。“他在治理事物时象是

只起配合的作用”，说的是经常适应事物，好比影子与形体相似，回响与发声相随一样。所以，事物一到眼前就去适应，过去就舍开了。所谓舍开，说的是又回到虚的境界。